

工夫茶话

# 待看韩水润潮汕

## 童年鼠事

□ 陈维坤



跑到对面出水口看叶子浮起来。(那时，公路上的行车极少，偶有汽车经过，几乎成一道风景，所以，横过公路不会有危险)。每次回乡下，就成了全家一日游，风景在路上！

安揭引韩灌溉渠，现在成了我的乡愁。

孩子们现在都是跑遍半个世界的中年人了，每每相聚，提及引韩水渠，个个眼睛发亮，似乎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的水，是的，那是我们心中的灵渠。

这道渠初修于1954年，似乎有预见，从1954年9月至1955年5月，潮汕大地经历一场大旱，枫江源头来水极少，海潮涌入枫江，江水又咸又苦，不能饮用，不可灌田。揭阳县举全县之力，在枫江我故乡河段筑拦水坝，阻止海潮涌入，引来韩水冲淡。这是1955年春，我刚好初中毕业，教育部门改原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，我有半年时间回乡当农民，就被叫到截枫工地去，我们搞宣传，办《工地快报》，我负责刻钢板、油印、分发。工地热火朝天，日夜灯火通明。心急啊，急盼韩江水早日到枫江，早日入揭阳。

1955年5月，终于下雨了，早情缓解了。我乡的水田全靠龙骨水车水灌溉，记得我当年接到

潮汕高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是邮递员送到车棚脚的，那天我正在车水灌田。

引韩灌溉渠修通了，韩江水跨过枫江，注入揭阳的玉窖、云路、曲溪等乡镇。高出田面的水渠，乡亲们称之为浮溪，自流灌溉，锄头一挥，江水滔滔流入田，使用了上千年的水车退出历史了。

我在西湖山下读书，夏天傍晚，总到现在西荣路西侧的北关引韩水渠去洗澡。年轻人都喜欢诗，泡在水里，清凉舒爽，想起一首古诗：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”想着这江水，明天会流入我故乡的农田，心中一点没有原诗的伤感，只有甘甜。觉得韩江真是潮汕人的母亲河。

当然，母亲的乳房也有干瘦的时候，因种种原因，韩江的枯水期，河滩裸露，江水如丝，引韩水渠也断流了。接着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，大地面貌日新月异，忽然间，发现安揭公路的潮安路段两旁，像堆积木般冒出许多商铺，公路变成内行街。路侧那条水渠，被侵占、被封盖，偶有一小段露脸，却不觉得有生气。跨越枫江那道渡槽也不见了。枫江被污染了，榕江被污染了，经

济最发达的练江两岸工厂林立，江，成了惨不忍睹的臭水沟。居然有一种论调：先发展，再治理。牺牲生活的环境去赚钱，你不甘心，百姓叫苦！

终于，有识之士站出来了，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联通工程——潮水溪疏浚工程的蓝图绘就了，工程启动了，保证2020年完成通水，甜甜的韩江水将滔滔不绝注入榕江，流入练江。

终于，一大喜讯在潮汕大地上回荡，振奋人心，三市合力，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联通工程——潮水溪疏浚工程的蓝图绘就了，工程启动了，保证2020年完成通水，甜甜的韩江水将滔滔不绝注入榕江，流入练江。

近日常，友人陈奕良兄高兴地告诉我，三市同饮一江水的民生工程取得新突破，韩江鹿湖隧洞提前22天贯通。

想起来真有意思：古来三江汇一水，而今一水注三江。这道水渠将通过许多村庄田野，一路风光宜人。请别再在渠边争建房工厂甚至猪舍了，别再自毁家园了，拜托！

古来三江汇一水，而今一水注三江。三市人民同努力，待看韩水润潮汕。

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70后，都曾经是“捕鼠大军”中的一员。老鼠的确非常讨厌，面目既可憎，身子又肮脏，还破坏财物，传播疾病，可谓坏事干尽，人神共愤。至于若要进一步揭它如何频频使阴招，最终如愿坐上十二生肖之首的宝座的老底，那它就更让人鄙夷了。

当然，我们纷纷满血投入到除害之中，绝不是因为愤怒于硕鼠的“食我黍”，更非恐慌于那个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将近一载的鼠疫灾难，原因其实极其简单直接——政府出台了临时的灭鼠“土政策”，一条鼠尾，收购价五分钱。

这真是一则让人充满幸福感的消息！彼时，五分钱是什么概念？是两根雪条，两根轮流着舔，足够把整根舌头爽得失去知觉；如果运气再好一点，能够一次性地出手两条鼠尾，那就更可以堂而皇之地到伙食店，大声地叫上一碗裸条汤，然后跃上长凳，像大人们一样，神气地蹲在上面享用起来——这种美美的待遇，可是平日只在生病发热时才配拥有的。

一开始，大家自是把目光瞄准那些家鼠。从前的乡村，卫生条件糟糕，特别是老厝区，简直就是鼠辈的乐园。有时候搬一捆稻草，就会惹得一大窝老鼠四处逃窜。而当你睡得正酣时，它们却又一路追逐嬉戏着来到你的床上，似乎不把你吵醒绝不罢休。但家鼠个头小，身手敏捷，是天生的攀岩高手，上墙爬柱简直就如履平地，况且长年处于家猫那探照灯一般的眼睛的扫视之下，警惕性极高，一般很难得手。

野外才是我们捕鼠的大舞台。周末时，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，提着水桶，操着木棒，带着网袋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广阔无边的田野进发。从前的孩子，学习负担都不重，周末一到，把书包往墙角一扔，就疯起来了。而对于捕鼠，家长们也是普遍支持的，一来确实也是受够了老鼠的气，一提及老鼠，无不恨得牙齿痒痒的；二来小孩愿意去“讨赚”，也是一桩好事，说到底，这也是一种重要品质。

我经常和立志、立山两兄弟组成一支捕鼠小队。立志年岁稍长，人又灵活，自然是我们的领头人。鼠类大多数是在地表打洞穴居，立志能够准确判断一窝老鼠有几个洞，并且根据洞口松土的厚薄、光滑的程度、鼠粪及脚印的多少等，指出哪一个进洞口，哪一个出洞口。找准目标后，第一步先把其余洞口堵死，只留最上端一个出口，并以一个长长的网袋将洞口套严。这天牢地网布成之后，守洞口的技术活，当然是由立志负责，而“水淹七军”的把戏，就交给我和立山了。当蜷缩在洞里的老鼠实在憋不住了，它们就会气急败坏地冲出洞口，掉进网袋。到了这时，每逃出一只，早已横刀立马摆好架势的立志马上就一棍子抡下去……

记得有一次，立志把他手里的

那截棍棒递给我，吩咐我临时守一下。他刚一离开，洞里的老鼠就好像已经嗅出危险解除的信息一般，纷纷突围而出，我像一个初次冲锋上战场的新兵一样，不禁心跳加剧，仿佛心头住着一窝四处乱撞的老鼠，因而手忙脚乱地一阵乱棍打下去，想不想没能击中一只老鼠，而且原先设好的防线也给弄得七零八落的。经此一役，我方始领悟到一些事情看别人干好像挺容易的，真到了自己手上，却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简单，心想若是少了立志，我们怕是一只老鼠也捉不到！

正是由于我们分工明确又合作默契，所以几乎每个周末都能满载而归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一趟都能带回几条鼠尾，运气特别好时，甚至会有十几条入账。每回提着一小袋鼠尾归来，感觉就像提着一小袋钱一样，因而走起路来的样子，简直就像一名凯旋的将军！而卖鼠尾所得的钱额，却不论年纪大小与出力多少，一概三人平分。按立志的原话，是平均分配更合理，也有趣，且能合得长久些。当然，这辛辛苦苦得来的钱，大多最终还是拿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感觉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东西，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！有时也会偷偷溜到村里的小卖部买散装烟，然后一人叼一根，模仿着大人的样子，昂着头，把烟从鼻孔徐徐喷出……

在我们的“十面埋伏”之下，捕鼠的难度越来越大了，歪断续续听到有些人开始动了歪心思，在送去收购的鼠尾上做手脚，比如长一点的尾巴，就直接切成两截，以一充二。也有人干脆掺进其他的黑色条状物，以假乱真。村里负责收购鼠尾的是泰义，他年事并不算高，但光线稍微暗一点时，就经常被人蒙混过去。很多年后，我还读到一篇题为《“鼠尾”致富》的小小说，其大意是某地鼠害猖獗，政府痛下决心，斥巨资收购鼠尾。有人别出心裁，以本地生长的一种萝卜的根须冒充鼠尾，结果收入颇丰……读罢，不禁深深感慨，投机取巧者从前有，如今有，看来今后仍然会有。

在这一轮轰轰烈烈的“鼠人大战”中，还有一个段子不得不提。一个高年组的领着两个低年组的去捕鼠，并且旗开得胜，抓了四只老鼠，卖了两毛钱。结果，两个小跟班，一个分得三分钱，一个拿到两分钱。到了周一，这事马上就在我们这所小学传开了，那个上午，学校简直就像炸开的锅一样，针对这一奇葩的分配方案，每个角落都是义愤填膺的声音：“哇，伊二伊三角半！”

到了下午，这句话又迅速换了一个版本：“哇，伊无伊无伊二角！”其大意是，呸！分什么分，干脆由某人独吞算了！

如今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在我们村，偶尔一听到某事利益分配上的极度不公，我们这一代的人仍会想都不想，就随口蹦出一句：“哇，伊二伊三角半！”

马上就有人接口：“哇，伊无伊无伊二角！”



韩水情

雅图图摄

## 泌园春 韩祠追思

□ 沈庆云

笔峰山坪，榕木林下，古祠昂藏。看名城秀气，长廊锦绣，碧江南去。翠染碑廊，累代留馨。鹧鸣深树，音划晴空添心扉。如云至，近扶栏凝思，百世仰瞻。

未思朝秦祸降，贬离秦岭蓝关雪寒。涉路八千里，瘴江滴居。志为社稷，延师设帐，释奴令示，恶溪驱野。开智潮州功八月，民心得，历今千廿载，山水称韩。

## 回眸

□ 巫晓玲

你回眸一笑  
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 
轻倚朱门 古老的蔷薇四季如春  
墙上的青藤 时光般远走而此刻，在那滨海小城  
穿着绿衣的女子  
从岁月的林荫小径走来  
她回眸一笑  
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 
青窗外，蔷薇架下  
谁在抚一曲高山流水  
清凉了岭南六月的夏

## 落花生

□ 邱宝瑜

每到花生收获的季节，我都会想起儿时跟着母亲下地收花生的情景，那丰收的辛劳与喜悦历历在目。

天还蒙蒙亮呢，空气有点清凉，有点湿润。母亲一前一后挑着两个大大的空箩筐，年幼的我在身后紧步跟上。迎着晨光，看着远山含黛，听着刚开嗓的鸟鸣，我们很快就来到田里。这儿已是一片忙碌景象，农民们个个弯腰低头，忙着手里的活。地里，成熟的花生从一株挨着一株，经历春的播种夏的孕育，椭圆形的叶子由绿变黄变枯，有的逐渐掉落，湿湿的还残留着昨夜的雨露。

泥土湿润松软有利于挖花生。母亲扯住一株花生茎叶，左右摇动，再用力一拽，花生顺利出土，动作一气呵成。连根而起的花生包裹着泥土，只需轻轻一甩，泥土“啦啦啦”抖落，露出了花生的真面目。它们像一串串铃铛似的挂在根须上，密密麻麻相互依偎。母亲娴熟地抓住果实一拧，使其悉数落入箩筐。根部顿时变得光秃秃，余下的茎叶被安置在一旁，等待阳光暴晒。

泥巢中尚有遗落的花生颗粒。母亲从不舍得丢弃，不管好坏都颗粒归仓，于是让我负责捡拾。

我一直想，遗落的花生不愿随着出土，是否还眷恋着土壤的温度？想来，花生也是有感情的呀，只是它不知道，来年春天，这片土地还是它的家！不知不觉，太阳已升得老高，母亲也早已汗流浹背。大概是因为干活太过专注——而这专注，正是庄稼人对劳动果实与生俱来的尊重！

箩筐装不下，满载而归，家里老少最是喜出望外，赶忙坐在成堆的花生旁，麻利地挑出发芽和未长成形的。不是扔掉，而是晒干后等专人收购，用来换成油。

那段时间总能听到一声声“换花生油了”在村里穿街走巷地吆喝。声音带着笑，带着丰收的喜悦。挑出好的花生，大部分平铺在院子里晒干，余下的一层花生一层盐，不一会儿就闻到满室的花生香味，叫人食指大动！剥开外壳，原本红色的果仁变为褐色，味道清香软

糯，顾不得烫嘴一颗接一颗往嘴里塞。其貌不扬的小花生，外壳凹凸不平，粗糙又坚硬，却有着可口的味道，慰劳忙碌了一天的人们。

熟花生因为有过洗过，总能一眼辨出。我每次出门衣兜里偷偷藏着一捧，悄悄与小伙伴偷吃解馋，因此没少挨母亲的责骂。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，花生是最大的诱惑。

现在想起依然是那么熟悉的味道，从味蕾开始蔓延，直达心扉！

晒干后的花生便于存放。母亲留着一些寄给远方的亲人。他们工作在在外，念的是家乡的味道。当毫不起眼的花生漂洋过海送到亲人手中时，我才明白花生更是一份深深的乡愁！

一直觉得，所有粮食中花生付出最少回报最多。一颗小小的种子，从来不择环境，只要有泥土，便能默默无闻孕育果实，经过春夏洗礼，结出硕果累累，慷慨馈赠。

它不仅美味营养，且全身是宝，果实可食用可产油，晒干后的茎叶可当柴火，那燃烧在灶膛里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正是它生命的绝响！

## 蒲扇清风

□ 张辉祥

纳凉消暑时，手握一把宽大、厚实的蒲扇，悠闲一摇，酷热便在阵阵清风中过去了。

蒲扇，又叫蒲葵扇、芭蕉扇，是把棕榈科乔木蒲葵的一片叶子折出很多皱褶，用细竹篾扎好边缘做成的，其制作方法简单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但质地坚韧、朴素大方，而且体轻风凉。无论是家中闲坐，还是河畔散步、树下纳凉，手摇蒲扇，或闲庭信步、或谈笑风生，或仰观星空，好不惬意。烈日下，一扇掩顶，遮阳避光；屋檐下，一扇轻摇，清风徐徐；灯影中，一扇在手，驱蚊赶虫。古朴的蒲扇，扇走了夏日的烦躁，使人倍感清凉，俨然成了人们爱不释手消暑宝物，正是“扇扇有凉风，夜夜拍蚊虫。人若问我借，借过六月冬。”

夏日，蒲扇一摇，风就从你的手中送出，急一阵缓一阵，还飘散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味儿。闲暇时分，人们三五成群坐在树下，摇着扇，话家常，讲着故事，天南地北，国内国际一通胡侃，悠然自得。蒲扇呢，此

时成了论道古今，激扬文字的道具。话说得多了，汗水不知不觉地渗出额头，蒲扇摇动的频率也越发加快了。

夏日的乡间，树荫下、村口处、水渠旁，清风拂面，凉凉的，幽幽的，犹如一股泉水在身上流淌，舒畅怡然。尽管有爽爽的自然风，但广袤的田间依然骄阳似火，热气似蒸。然而，农民有农民的智慧，耕种时，他们就把手中的蒲扇隔着衣背插在裤带上，弯腰劳作，蒲扇就把衣服撑开，等于在背上搭了个遮阳棚，通风排汗，太阳也晒不痛脊背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记得儿时，母亲一边念叨着“心静自然凉”，一边把蒲扇不轻不重，不缓不急，有节奏地摇动。扇出的那份清凉，含着天然植物的气息，带着爽身粉般的清感，每个毛孔都感到无比的畅快，沁入肺腑。梦香中的我，时不时地翻个身，像是要让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尽享那缕缕清风。有时，母亲累了，手中的蒲扇也渐渐地停息下来，睡着了。一阵热气使我醒来，看见蒲扇搁在我的身上，就想把它从母亲的手中拽出，但轻轻一拽，母亲就察觉了。她下意识地握紧蒲扇，又悠悠地摇动起来，温柔地拍打在我的身上，为我送风驱蚊。暑热消散，夜风渐起，蒲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，此时蟋蟀声、蛙声伴着鼾声在寂静的乡间此起彼伏……

夏日，一把蒲扇，把炎热的酷暑摇成凉爽的清风。